

滕子京
谪守巴陵郡

滕子京

谪守巴陵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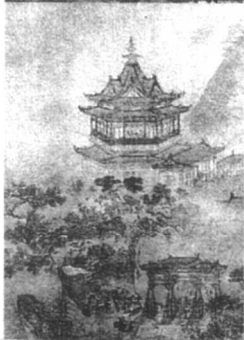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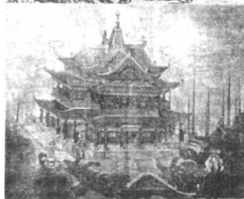
沈继安 翁新华 著
作家出版社

作家出版社

沈继安 翁新华 著



滕子京
谪守巴陵郡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滕子京谪守巴陵郡/沈继安, 翁新华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10

ISBN 7 - 5063 - 3078 - 4

I. 滕… II. ①沈…②翁… III. 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97081 号

滕子京谪守巴陵郡

作者: 沈继安 翁新华

责任编辑: 潘 婧

装帧设计: 03 工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数: 500 千

印张: 30.5

插页: /2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078 - 4

定价: 3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沈继安，湖南临湘市人，大学文化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文学创作一级职称。湖南省政协委员。现任岳阳市文化局局长、岳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先后在《芙蓉》、《当代》、《十月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作品与争鸣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当代作家》、《萌芽》、《芳草》、《散文》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散文250余万字，部分作品被《作品与争鸣》、《散文选刊》、《中国作家网》、《新浪网》等刊物、因特网转载，并入选多种文集，已出版小说集、散文集、报告文学集《阳光不锈》、《菩提听雨》、《清风明月》等10种。



翁新华，湖南岳阳县人。1988年加

入中国作家协会，文学创作一级职称。岳阳市政协委员，湖南省作协理事，岳阳市文联副主席，市群众艺术馆创作员。新时期以来，发表中篇小说五十余部，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文学评论百余篇，作品曾被《小说选刊》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、《作品与争鸣》、《美洲文汇周刊》等数家刊物、报纸、因特网转载，已出版《再生屋》、《蓝太阳》、《香木》、《淫羊藿》、《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翁新华卷》、《痴虎三部曲》、《女人的麦哲伦航线》、《翁新华文集》（四卷）计16种400余万字。部分作品改编成话剧、电视剧、电影等。

目 录

楔 子			/001
第一章	滕子京千里走单骑	范仲淹兴化遇知音	/007
第二章	救灾民兴修捍海堰	滕推官射鸭救万夫	/015
第三章	大理寺丞春风得意	欧阳修泣泪忆知音	/025
第四章	天怨人怒掖庭起火	悯奴婢殿中丞陈情	/032
第五章	披肝沥胆直谏还政	章献太后日薄西山	/041
第六章	梅雨潇潇滕公折柳	太后驾崩大内撤帘	/045
第七章	策马千里驰救民众	冒死直谏触怒龙颜	/052
第八章	县令求宠敬献瑞木	榷酤鄱阳肃治巨贪	/063
第九章	仁宗召贤仲淹晋爵	梧溪渡口探访同年	/077
第十章	孝子丁忧植松万棵	为民具奏状元进谗	/082
第十一章	狼烟突起西戎喋血	孤儿认父天子召贤	/087
第十二章	扼控泾州夏竦掣肘	历险狼窝成竹在胸	/095
第十三章	游方道士仗义报警	知州悯孤礼遇小偷	/107
第十四章	牧童称雄夏将毙命	大勇急智戎服乘城	/118
第十五章	定川败北万兵浴血	携妻长跪哭祭英魂	/126
第十六章	经略举贤荐以自代	天子嘉奖御赐十金	/137
第十七章	十里长街百姓跪送	郑戩接任妒火横生	/146
第十八章	御史梁坚庆州中箭	滕侯遭诬邠州坐监	/158
第十九章	朝堂辩诬舍命救友	俊杰蒙冤谪守巴陵	/169
第二十章	天子剪发炮药赠别	湘妃起舞欢迎知州	/175
第二十一章	渔夫妻儿午夜蒙难	涉江访友再借荆州	/188
第二十二章	紫荆渡口夤夜探险	兴学访贤夺席论诗	/199
第二十三章	美人遇刺金蝉脱壳	渔夫雪恨化险为夷	/209
第二十四章	牢城提审女奴招供	拨乱反正嫌犯申冤	/217
第二十五章	梦里依稀天子降旨	万里寻父再陷狼窝	/227

第二十六章	坦荡示儿不屑朋党	兴商防洪构想偃虹	/236
第二十七章	桂花园主巧施妙计	筹建学宫吕瑞捐资	/245
第二十八章	贪官审贼贪官受审	化敌为友孤立匪梟	/254
第二十九章	夜访住持竹林遇刺	义子救父化险为夷	/268
第三十章	黄堂焚图通判霸道	夜访高官图谋大权	/274
第三十一章	烟壺藏交曲意行贿	抗洪剿匪知州发兵	/283
第三十二章	孤胆少年智擒匪首	军州挥剑扫清洞庭	/288
第三十三章	奉迎钦差通判造假	剿匪赈灾知州染恙	/301
第三十四章	税监逞凶搜刮鱼税	洞庭抗洪秀才立功	/307
第三十五章	赃款交公高风亮节	学宫才子仰慕献诗	/316
第三十六章	钦差岳州示威寻隙	不卑不亢以诚相迎	/323
第三十七章	民怨沸腾百姓泣泪	状元断案太监被诛	/331
第三十八章	黄堂击鼓巨贪受审	血染丝帕唤醒良知	/337
第三十九章	臧否褒贬执秉忠义	循循善诱牧童读书	/345
第四十章	名楼对弈苦心劝善	众官举贤村夫担纲	/352
第四十一章	偃虹堤竣醉翁作记	通和桥成万民欢腾	/367
第四十二章	重修名楼商贾捐款	夜访学宫提学戏贪	/376
第四十三章	尊孔读经滕琉遇惑	斯光梁府进谗挑唆	/388
第四十四章	岳阳楼竣修书求记	石山射虎石匠逃生	/398
第四十五章	偕妻携子探幽揽胜	天下奇景雪里君山	/409
第四十六章	李燔求记不远万里	范公挥就千古雄文	/415
第四十七章	岳州学宫书声琅琅	斯光挑衅逼走孤儿	/425
第四十八章	欢度春节知州拒礼	奉诏缉嫌包拯重情	/436
第四十九章	岳阳楼竣万民同乐	知州把酒恸哭三声	/450
第五十章	政通人和百姓安泰	清风两袖作别岳州	/461
第五十一章	杀身成仁义子陨命	姑苏黄堂死而后已	/466
第五十二章	姑苏泣血天子赙赠	岳州三月泪雪纷飞	/477

楔子

星移斗转，桃符更迭，塞北的候雁，江南的烟霞，送走了大宋王朝六十余年的辉煌。宋真宗乾兴一年即公元一〇二二年，宋代第三任皇帝赵恒驾崩，十日不止的皑皑白雪，裹挟着漫天飞扬的白纸绌钱，以及宫墙内外的悲戚，整个儿覆盖着大宋的京都汴梁（今开封）。护龙河岸边的数行掉光了叶片的垂柳，在举国上下的悲恸中摇曳，汴河、蔡河、五丈河、金水河上的几十座虹桥，在雪霭中若隐若现；红色宫墙里高耸的殿宇楼台，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愈显模糊，并披上了几许未来若何的惶惑；朱雀门外的驿馆、酒肆、茶坊、肉铺、脚店、庙宇、公廨、当铺、瓦肆，高悬的彩色旗幡、珠帘，在雪雾中萧然低垂；宣德门前麻石铺就的宽阔壮观的御街，在雪光的辉映中亮成一条玉带，俨如嫔妃们的泪水；大相国寺及会灵观传来的沉闷的丧钟声祷告声、曲院街喧嚣的市井买卖声、汴河漕运船队中腾起的船夫号子声，都似乎被缠绵不尽的伤感浸透了，失去了往昔的高亢雄浑，变得沉闷滞涩。惟有天穹深处偶尔滚来的几声春雷，携着骚动，夹着生机，不时轰隆作响，犹如重锤一记一记撞击着被白色丧幡所笼罩着王朝的心脏——大内皇宫，宛如撞击着一面硕大无朋的鼙鼓……

山河长在，日日常新。一个统治者结束了他的使命，另一个统治者照样会登上历史的舞台。区别在于新旧更替的方式稍有不同。公元一〇二三年初春的某个黄道吉日，宋代的第四任皇帝，年仅十三岁的仁宗赵祯，在宫廷的礼炮鼓乐声以及大臣们“万寿无疆”的呼唤声中，迷迷瞪瞪地踩着朱红色地毯，款款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稍感惊异而又见怪不怪的是，这个乳臭未干的稚嫩少年，身穿黄色龙袍，头戴碧玉皇冠，走近那把镶金龙椅时，左手是被辅佐大臣牵着的，并且他的身后垂下一袭金黄色蔑丝编织而成的幕帘。人们不难透过蔑丝的缝隙，窥测到一位端坐在幕帘之后，满脸肃杀神态自若的中年女人的身影。她，就是垂帘听政的章献肃明太后。

这不是儿戏，而是货真价实的历史。如果对于这种政治方式抱有异议，而且非要给与非难不可的话，就连十一年之后章献太后退出历史舞台，将手执的权杖交还赵祯，继而寿终正寝后，亲政的仁宗皇帝可是连颁两道谕旨，奖励拔擢敢于犯颜直谏太后的还政者：一是秘书省秘书丞刘越，其时，刘越已死，仍然追认了一个右司谏的封号，官及一子，御赐家钱十万；一是奖掖犯颜直谏，且不顾身家性命的殿中丞滕宗谅——即晚年被贬为知岳州军州事（即军事知州）并重修了岳阳楼的滕子京，将其拔擢为左正言，后迁左司谏，等于给了他在皇帝面前批评建言，直接参与朝政的权力。由此可见，垂帘听政者固然贪恋权柄，也属不得已而为之。因为历史的断层终究需要填充。而断层之所以产生，原因是林林总总，难有定论的。

在接下来的三十余年的日子里，羽翼渐丰的仁宗皇帝，尽管给了后人一个平庸自私且胸怀狭窄的印象，但是，无可否认的是，他到底没有给自己的老祖宗赵匡胤脸上抹黑，是他开创了“庆历新政”的改革先河，废除了延续了多少个世纪的文字狱，营造了朝廷文官主政，以民为本、团结安抚边疆少数民族，宽容、和谐的政治环境，是他完善了谏官制度，大力提倡兴学以广纳天下贤士，并

滕子京
滴守巴陵郡

楔子

繁荣了宋代的文学艺术，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不朽的宋词、散文，留下了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还有晏殊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舜钦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东坡、李清照等一大批流芳千古的文艺大师……

相对而言，宋仁宗时代，无疑属于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较为开明的时代，仅参知政事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一句话，就给千秋后世的统治者们，提供了一个政治文明的哲学标本……

十三岁登基，于赵祯个人而言，既是一种荣耀，也是一种不幸。然而，也正是这种不幸既塑造了他平庸的表象，也给他提供了摈弃皇帝国威专权、宦官弄权、朝臣结党营私，并时刻吐故纳新的条件。诚然，所谓庆历新政的中途流产，无论如何都带给了后人难以淡忘的遗憾，但是，历史的考问毕竟有待继续深入，“旧”与“新”只能相对而言，只有经过时间的淘洗遴选，方能辨察“旧”中之“新”，“新”中之“旧”。也就是说，倘若需要对历史的某个缺憾追查责任的话，那无疑是找不准具体宿主的。

眼前，看看这个十五岁少年皇上，眉宇间罩着的一缕忧国忧民的凝重的阴云，就能推测出神圣的使命感，有如一股激流，已经在他的心田上汹涌澎湃了。孟子看到一个幼童不慎掉入水中，另一个幼童不加犹豫就会上前把他救起来，从而得出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结论。蒙昧未开的少年皇上，天真善良，跃跃欲试，何等地可爱啊！……

崇政殿。数十支粗壮的大红宫烛燃着亮闪闪的光焰，驱散了殿宇内的阴暗落寞，映照着御座上微微窝火的仁宗赵祯和殿前漠然跪伏的文武百官。摇曳的烛光里，惟有宰相吕夷简是站着的，显然，他的资历、威信、曾经的功勋都是最为卓著的，商议朝政时，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从来不让他跪下，但是，儿皇帝仁宗还是对他略微有些不满。

于两朝宰相吕夷简而言，这个十五岁的小皇帝，似乎至少十年之内只有当傀儡的份儿。于赵祯本人而言，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幼稚，他的博学多才的先生给了他诸多循循善诱，教导他读遍了无以数计的诗词歌赋经典礼籍，以及为政之道。他似乎已能够从臣僚们的争议与权势利益角逐中，大体辨察出是非对错了。你吕夷简虽然位高权重，功劳不可忽视，但你的屡战屡败于西夏、契丹，无休无止的损兵折将，割城让地，妥协纳贡，你的任意安插亲信党羽，你的惟我独尊，也不见得光彩得不可一世吧？臣僚们对你的大权独揽已经十分不满啦！至于重修捍海堰，有什么值得犹豫的？这也能以“减浮费”作为借口予以否决吗？为了解民于倒悬，动用一些银两果然属于“浮费”？还有，既然兴化那个王钧第身染沉疴，无力执行政务，重新任命一个得力的县令，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？

他下意识地掉转头，轻蔑地扫了身后那张幕帘一眼，以稚嫩而斩钉截铁的嗓音道：“张纶，怎么不说话了？”他偷偷瞟了吕夷简一眼（对于太后百般依赖的重臣他到底存有三分畏怯），“你身为江淮转运使副，对于泰州一带的灾情已近耳熟能详了。你平身吧，朕在等着你把话说完呢。”

面容清癯神色刚毅的张纶站起身，双手抱拳向仁宗作了个揖：“谢皇上皇太后。卑职确实有话奏明，不说有如鱼鲠在喉。卑职此番出使江淮，所到之处，凡村夫盐户，莫不啼饥号寒，嗟怨载道，尤其是泰州、楚州、通州、海陵、兴化一带，因唐时所建捍海堰年久失修，早已颓圯，每年秋季海潮泛滥，往往阡陌

洗荡，庐舍漂流，人畜丧亡，盐灶也多被冲毁，灾情十分严重。退潮之后，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，老百姓无以为生，只好携家外逃。真是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！别说盐税十之八九无以缴纳，就连船运、粮农诸税尽皆落空。光兴化一郡，原载在籍共有八千五百余户烟灶，男女老幼不下二万余口，而今尚存三千三百余户，凡四千一百余口。耕地十之八九已经抛荒……我这里带来盐监范仲淹以及泰州军事推官滕宗谅各一份奏疏，其陈情之恳切，其状景之悲惨，真是不忍卒读啊！……”说着，从衣袖里掏出奏疏，欠身递给仁宗，“请皇上皇太后御览。”

按照往常习惯，争议未能达成统一，皇上收下奏疏，接下去也就是宣布退朝了，奏折当然是过后交给太后处理，而太后一般又先交给吕夷简权衡之后再作定论。眼下，少年仁宗却一反常态，胸中似乎充盈着一种君临天下的豪气，斗胆道：“朕想知道范仲淹、滕宗谅何许人也。灾情发生在泰州四郡，为何不见当政县令的奏疏呢？范仲淹和滕宗谅不就一个盐监，一个军事推官吗？众位爱卿，你们是否觉得有点越俎代庖之嫌，该当治罪呀？”

见宰相吕夷简没有开口，臣僚们大都三缄其口，一个个把脸埋得更深。

少年仁宗觉得气氛有些反常，脆声道：“都说说吧。往后上朝，允许各抒己见，相互辩论，心存块垒，不吐不快！还有，列朝者也不一定非要达到某种官衔不可（当然亲政后还是遵其旧制），能把奏疏装进匭匣者，都可以上朝面奏。说呀，朕刚才针对范仲淹、滕宗谅的奏疏提了一个问题，诸位可以直抒胸臆。张纶，你是主管漕运的，你也凭什么管起‘闲事’来了呢？重修捍海堰原本是县令们的事，区区从九品盐监、推官越级上疏，这是否触犯了大宋典律呀？……”

张纶意识到少年仁宗已经被奏疏所动，心已飞到千里之外的灾区苏北，眼前他只不过是借了吕夷简等人之口，来一番反讽罢了。很明显，皇上知道，与其等待吕夷简之辈反客为主，倒不如借助自己的声威，把反对派的意见领先打压下去。

张纶道：“列位先帝爱民，重农商，兴水利，陕西地震，黄河决口，山东蝗灾，两广旱患，荆楚匪患，无不治理得井然有序，这已是妇孺皆知的美德。当今圣上秉先帝之英明，赤心可鉴！也正因为朝廷始终把苍生冷暖视为第一要务，方换来大宋的万代江山。卑职以为，官不分大小，人不分尊卑，职不分贵贱，行能对得起朝廷，德能赢得到民心，方不枉这份俸禄。卑职虽然身为转运使副，没有苍生缴纳的税款，何以年享八千贯俸禄？再说，卑职对于兴建水利工程方面的知识，平日小有钻研，自然懂得兴修捍海堰的利弊得失。水利兴，则民兴；民兴则仓储足；仓储足，则国家兴也！窃以为无论是卑职，还是范仲淹、滕宗谅，为民具奏，不存在越俎代庖之嫌。敢言直谏正是列位先帝大力倡导的。正如滕宗谅奏折中言，只有那些尸位素餐，拿了朝廷俸禄而置黎民百姓的疾苦于不顾的人，才真正是上愧于朝廷，下愧于苍生……”

众臣僚一片喃喃咕咕。尤其是吕夷简，老脸已经气得泛白。“皇上皇太后，”他慢条斯理一字千钧地说，“臣以为，无论列祖列宗，还是皇上皇太后，无一不把黎庶的冷暖牵挂于心。滕子京，刚刚下去当了几年推官，竟然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。他哪里是为民上疏，分明是借故向当今皇上皇太后发难。据传滕子京恃才自负，从来不把上司和朝廷放在眼里。区区进士，京城已是汗牛充栋，狂

滕子京
滴守巴陵郡

楔子

妄自大到如此地步，何以担当得起朝廷重任？依臣看来，他不是真正替黎庶上疏，而是嫌官职太小。还有那个范仲淹，自以为才高八斗，为管仲乐毅所不及。他倒好，游山玩水一通，尽了一番吟诗作赋的雅兴，把纳税的正事耽搁了，盐税没收上来，便借故推卸责任。臣以为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们二人实则盯上了兴化县令那个职务！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少年仁宗对这番话十分反感，不禁微微一笑，“那么，当怀有篡逆之心了？范仲淹、滕宗谅的奏疏不会是吟诵风花雪月的诗词歌赋吧？”

众人又是一片嗡嗡嚶嚶。

这时，年方三十三岁的枢密副使晏殊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七岁能文，人称神童，十四岁时已是进士，其诗词文章典丽，音调和谐，闲雅有情思，且为官清正，恩泽广被，举贤授能，已是有口皆碑，见吕夷简说话离谱太远，甚感不吐不快，面带揶揄之色，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微臣以为吕大人言之差矣。所谓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盐监和军事推官职衔固然不能与吕大人相比，但为民上疏陈情，给扣上一顶‘篡逆’的帽子，到底太过牵强了吧。举荐他们为官的奏疏，不也有吕大人的签名吗？微臣常闻吕大人在西溪镇任盐官时，曾经手植牡丹一本，护以朱栏，历久干高数丈，每春花开数百朵，海滨称为盛事，吕大人曾以《手植牡丹一本》为题作诗一首：‘异香浓艳压群葩，何事栽培近海涯，开向东风应有恨，凭谁移入五侯家？’真是千古绝唱啊！吕大人，范仲淹现任的职务，微臣也经历过，也正巧是您当年担任过的，倘若微臣把您的大作‘开向东风应有恨，凭谁移入五侯家？’理解为政治野心，理解为对皇上的憎恨，理解为抱怨盐监的官衔太小，奢望平步青云那又如何呢？窃以为上疏即上疏，陈情即陈情，只要所言属实，不宜往其他方面引申。不然，朝廷与民间，就无以沟通了。”

吕夷简一时语塞，双颊血红，他想不通晏殊的记忆力为何如此惊人，枢密副使此前的文章他已读过了，可谓博学绝才，天下少有与之匹敌者。而自己写于多年之前的一首小诗，他也居然能够信手拈来，而且借题发挥，把作者的寓托一语道穿，真正是个怪才呀！由此，一种后生可畏的恐怖感骤然袭来。看来，两朝宰相虽有太后撑腰，也得认真对付这复杂斑驳的局面了。谁知道章献太后还能活多久，又有谁知道赵祯那颗小小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呢？他悻悻地扫了晏殊一眼，故作平淡地说：“老臣赞同同叔（晏殊字号）的高论，多年前的一首歪诗，实无多大意义，模仿前人之作而已。同叔若要穷究，老臣似乎记得那是几位诗友聚会时的命题之作，一是要求以牡丹为题，二是内容必得与武则天相关，于是就有了‘开向东风应有恨，凭谁移入五侯家？’一句。武则天，列位知道，出身低微，入宫伊始仅仅一个才人，却梦想做皇后，当女皇……话说回来，只是老身作为当今皇上的辅佐大臣，不得不事事替朝廷的用度着想。反对浮费，这是先帝一贯的主张，也是皇上皇太后注重的。近年朝廷所纳税赋逐年锐减，军费的支出却日见加重，为何唐时遗留下来的海堰工程，长期颓圯未予重修，就是因为朝廷拿不出这笔费用啊。西境战事频仍，狼烟四起，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吗？再说，太祖开宝年间，泰州知事王文佑就已修过捍海堰，终因外潮内潦以至倒塌。就算重修竣工，堰内的积潦何以排泄？未必不是劳命伤财？……”

“涛之患十之九，潦之患十之一，筑堰挡潮，利多弊少！”张纶愤激地说，“范仲淹、滕宗谅二人固然官职低微，据我所看，在地方上已是恪尽职守。微臣所到之处，老百姓无不向我称谢，求我代为禀明朝廷，就说朝廷任用了两位好

官，感谢当今皇上皇太后英明。范仲淹也就四百缗钱俸禄，滕宗谅不过三百缗钱，可他们却拿出一半救济了灾民。这如何是借故向朝廷发难？这如何是侮慢当今皇上皇太后？范、滕所言，微臣深有同感。窃以为，尸位素餐者，白拿俸禄者，也不是没有啊！据卑职所闻，兴化那个王钩第身染沉疴是假，小病大养，吸纳聚敛地方官商礼金是真，实在是不堪担当县令一职。治下的老百姓已经水深火热，他的府第却修得富丽堂皇，堪比京师千万豪富的宅第，花销之奢靡，已经是天怒人怨了。据传王钩第与吕大人沾亲，过从甚密，举荐他为县令的，也是吕大人，不知是否属实。皇上皇太后，这次滕宗谅还特地托卑职带来一样礼物，嘱我无论如何要面呈皇上皇太后……”说着，从衣袖中取出一个纸包，欠身递给仁宗。

众人把眼光一齐盯住纸包。

少年仁宗道：“当众打开无妨！”

张纶打开纸包，原来是两棵煮熟了的野藜蒿，上面粘糊着一层黄色的糠糊糊，散发出浓烈的腥臊之气。

仁宗双眉微蹙：“这是何物？送给朕的礼物？”

张纶道：“这是灾区饥民赖以生存的野草。良田被海水冲毁，庄稼颗粒无收，可老百姓还得活命！老百姓吃野蒿草根，这可是微臣亲眼目睹。至于范仲淹和滕宗谅，也就见得太多了。滕宗谅特意弄来此物献给皇上，行为虽则有失恭敬唐突，其情似可宽宥。皇上皇太后，范仲淹、滕宗谅所言，句句是真，字字泣血啊！……”

少年仁宗神色黯然：“诸位爱卿还有何话说？张纶，代朕转告那个滕子京，就说他贡奉的礼物朕收下了，朕不但要亲口尝尝，还要列位爱卿，包括皇宫所有嫔妃们尝尝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无言以对。

张纶道：“皇上皇太后，范仲淹出身江苏农家，年幼失去父亲，随母下堂移居朱家，改名朱说，尝尽千般苦楚，连他的范姓也是进士及第后，恳请先帝准予改回来的，如此承蒙朝廷恩泽，出身贫寒的博学之士，除了忠君爱民之外，焉有政治野心？对于灾民的疾苦，他自然感同身受，加之他确实拥有才干，如若担当兴化县令之职，由他主持重修捍海堰工程，真是得其所哉。

“滕子京才华过人，从来不图虚华，不拘细节，惟求务实，犹如千里马之寂然驰骋，拓荒牛之默然耕耘，且不乏大智大勇，胆魄气量兼而有之，是个不擅清谈、虚与的硬汉子，虽然年少持重不及范仲淹，激愤常现于辞色，似可委派他协助范仲淹兴修水利工程。他们原是同年进士及第，心有灵犀，二人携手，相得益彰……”

仁宗挥挥手：“自古只有早朝之说，今日事急，自知张纶不擅言轻，朕就把诸位召来了。依朕所见，大凡有急者，也就不论早朝晚朝了。事不过夜，更好。”回头又对张纶道，“你若还有未尽详者，不妨留下来再议。”

张纶道：“皇上，‘未尽详者’不是张纶，而是范仲淹与滕宗谅。”

仁宗道：“朕意已决，想必太后吕大人也不会持有异议。”

……

退朝后，章献太后还是把吕夷简独自召到延和殿。太后之所以百般倚重吕夷简，有两个原因。一是赵禔并非自己亲生，而是她掠夺别人的亲生骨肉，对

滕子京
谪守巴陵郡

楔子

此吕夷简是心知肚明的，她还得仰仗前朝宰相把此事隐瞒到底。二是赵祯未经三人商议急欲准奏，亲政的愿望太过强烈，但她到底不能放心，毕竟才十五岁啊，文武百官们各执一词，又知道谁对谁错呢？再说，泰州四郡的灾情她毕竟不甚了解，天知道张纶和范仲淹、滕宗谅有没有夸大事实？待赵祯去了寝宫，她对吕夷简道：“哀家心里没底，想听听你的如实之言，那些个地方，究竟是什么状况呢？”

吕夷简意识到该自己拍板了，作为太后选中的辅佐大臣，一言九鼎，公正断不可少，思考少顷，道：“泰州四郡与海水接壤之处绵延三百余里，而首当其冲的是位于兴化县境的八十余里地段，兴化地势低洼，平原多于丘陵，盐碱地与难以排泄的积潦面积也最为广阔。唐大历年间，淮南黜陟使李承兴筑过一条北起楚州盐城，南至扬州海陵的捍海堰，长一百五十余里，用来阻挡海潮，名‘常丰堰’，史称‘李堤’。这对农业、盐业的兴旺和当地农夫生命安全起到了很大作用。随着岁月流逝，此堤年久失修，常丰堰多处被海水冲垮，盐灶被毁，良田受淹，人畜丧生，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，这些都是事实……”

“既然如此，爱卿缘何不赞成张纶及范仲淹、滕宗谅的奏请呢？”

要说，张纶和范、滕描述的那腥风血雨的一幕幕生灵涂炭图，也原本是两朝宰相吕夷简所熟知的。平心而论，吕大人也绝非对黎庶苍生疾苦浑然不觉漠不关心，他的历史功绩早已载于史册。吕夷简生于公元九七八年，字坦夫。同样凭借寒窗苦读进士及第进入仕途。其先祖莱州人，其祖父龟祥曾任寿州县令，子孙遂为寿县人。宋真宗时代，他就屡次奏事，极力主张取消农具征税，减轻伐木工民劳役，终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。少年皇帝赵祯登基后，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强兵之道，提出了增加军费开支，阻止浮费的主张，也是十分符合国情的。同契丹、西夏、辽国的连年征战，也把他拖苦了。又因他将至亲王钧第的官位及个人利益挂于心，也就稀里糊涂对张纶的奏疏投了反对票。而事后，未泯的良知还是在他冷酷老辣的心田上催生出嫩绿的新芽。他沉思了一下，道：

“王钧第并非没向老臣上疏重修捍海堰一事，确实是出于朝廷用度考虑，军费耗损太大，库银所剩无几，老臣才压住没有奏明太后。王钧第虽然染病在身，但也尚不至病入膏肓，年方三旬，真宗景德四年进士及第，已经在那个贫瘠的重灾之地呆了六年，拔擢未见立功，显然不妥。罢黜似无理由，捕风捉影虚妄之辞不足取信。就让他暂时在兴化休任养息，委任范仲淹接任县令之职，主持重修捍海堰工程，滕宗谅仍以泰州军事推官身份，作为工程的监察副使，协助范仲淹吧。至于用度，张纶已有预算，朝廷可拨部分银两，所欠部分，由范仲淹自筹好了。”

章献太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依卿之见，急脚递（宋代快马信使）颁旨吧。也委实不能久拖不决了。”

.....

第一章

滕子京千里走单骑 范仲淹兴化遇知音

一匹矫健壮硕的红鬃烈马，在广袤的苏北平原上“嘚嘚”疾驰，马蹄急速地敲打在结满冰雪的冻土上，迸射出一束束银白色的“琼玉”，颇有一番“败鳞残甲满天飞”式的壮观。骑在马上的是位身着戎装，腰佩短剑，高大魁伟气宇轩昂的年轻人，约莫二十出头三十不到，神态专注而坚毅，眉宇间透出一缕倜傥不羁的英气。他就是入仕不久的泰州军事推官滕子京。

这是宋仁宗天圣元年即公元一〇二三年泰州郊外的仲冬。天色晦暗，阴云低垂，肃杀的老北风从漫无际涯的黄海横扫过来，将千里盐碱滩上的茅屋草庐连根拔起，抛向空中。举目之下，断壁残墙，乌鸦盘桓，饥民的哭泣与哀嚎声声入耳。苍黄的天底下，这儿那儿看得见半截埋在泥沙中的黄牛的骨骸。这一幕幕不忍卒看的灾荒年景，在年轻进士的心中，与故乡洛阳尤其是国都汴京的几近奢靡的繁华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以前，他从诗书中领略到的是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称誉，便以为秀才的文章可以指代整个世界，待他亲临其境，目睹了种种现状，方才悟出“锦绣文章”大多是一种粉饰太平讨好朝廷的谄媚不实之词。突然间，便感到自己参加京城殿试，伏在案头搜索枯肠寻章摘句的好笑。进士！进士！我滕宗谅不也为进士及第高兴得手舞足蹈泪洒潸潸过吗？我滕宗谅不也以为自己空怀济世之才，惟独缺少用武之地吗？如今朝廷任用我为推官已经几年了，我为天下苍生干了点什么？我追求的功名与天下苍生的饥寒究竟有什么关系？我能为芸芸众生干点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考这个进士？真正是百无一用是秀才啊！情绪有点偏激，却是秉性使然……

当红鬃烈马跃过一道残缺不全的海堤凹口，眼前出现一片芦苇搭成的雨棚时，一个奇异的场面使他大吃一惊：一位身着黄色长袍，形态文质彬彬，官吏模样的年轻人，正与一群衣衫褴褛的灾民轻声细语，还不时从自己兜里掏出三五枚缗钱，递向一双双颤抖着的枯瘦的手掌。芦棚中灾民们的唏嘘感叹声清晰可闻：

“拜谢大人了！”

“老身给您下跪了！”

“您这缗钱救了我一家五口的命啊！”

“大人，您是朝廷派来赈灾的吗？”

“皇上也知道我们遭灾啦？”

滕子京
谪守巴陵郡

两只饿昏了的乌鸦在一株枯树的枝丫间盘桓，发出一串串令人毛骨悚然的“嘎嘎”声。

“希文学兄！”滕宗谅大喊一声，赶紧跳下马，挤进芦棚。

“黄色长袍”缓缓地转过身，清瘦的脸上爆开一缕惊喜而又无可奈何的笑意。他就是被朝廷委派到西溪镇盐仓，掌管盐税的范仲淹，与滕宗谅同科进士及第的同窗。江苏吴县人，字希文，号文正，生于公元九八九年，比滕子京仅仅年长一岁。要说，一个生在通都大邑洛阳，一个生在江南贫瘠水乡，要不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公元一〇一五年）进士殿试偶然相遇，彼此之间却是毫无往来的。即便眼前，范仲淹除了对滕宗谅的倜傥才学持有欣赏之外，并无太深的印象，至于更深的了解就更谈不上了。

滕子京也何尝不是一样呢？恃才负气傲视群雄原是他的脾性，自幼生在古都洛阳书香门第，向来以为自己饱读诗书，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要不是你范仲淹那些文章诗赋让我暗地里滋生一股钦佩之情，我这洛阳才子八辈子不认识你张三李四呢！罢罢罢，就凭眼前一举，也让我滕宗谅五体投地了。煌煌汴京，冠盖如云，车马如水，能真正惦记着天下黎民苍生忧乐的，能有几人！

“希文学兄！”滕宗谅上前抱拳施礼，“师兄，你把我找得好苦。听说你来了，我骑着这马，一路追寻，找遍了楚州（今淮安）、通州（今南通）、海州、兴化四县，一千多里呀！这不，我还是把你找到了！好啦好啦，跟我走吧，眨眨眼睛，已经五年不见啦。也不知道我们的三百同科都在干些什么。去泰州吧，我请你好好喝一杯！”

“是吗，找遍了五州四郡？希文值得你千里走单骑吗？”范仲淹笑道，“五州四郡都走遍了，宗谅，感慨颇多吧？”

“感同身受吧。”滕宗谅微微一笑，牵着马往堤上走，“锦绣文章，满腹草芥，著书立说有什么用？争名逐利又有什么用？宗谅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能掉书袋了。能干点什么，就干点什么吧。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未必我滕子京将来就不能替老百姓留下点什么？希文学兄，我差一点忘了，自从汴京一别，你过得还好吗？瞧你这身打扮，此番来兴化有何公干？”

范仲淹轻轻甩甩双袖，笑着道：“我说句谚语，你这洛阳才子一猜——‘卖盐的喝淡汤’……”

滕宗谅仰面哈哈大笑：“知道了，早听兴化县令王钧第说过，当时尚不以为然，若论师兄的才能，当不至于给个盐监。可见王钧第还是熟知朝廷动向的。罢了。泰州四县，盐税缴纳得如何？我看朝廷命官还不至于喝淡汤吧。刚才我都看见师兄在芦棚开仓赈灾呢。”说着指指海堤内外荒废的盐场和颓圯的盐灶，“满目萧条鬼唱歌啊！黎民百姓生存尚有困难，何以煮盐？何以纳税？滕子京就不知道章献太

后整日躲在那张竹帘下想些什么，滕推官就不知道那个十五岁的黄发小儿，能为黎庶干点什么，卖盐的喝淡汤，说得好啊！真正有才干的，派不上用场，那些肉汤喝得有滋有味的呢，尽是一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之流。皇上皇太后，你们就为什么不能亲临灾区看看呢？……”

“此话差矣。可不许信口开河！”范仲淹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，沉思了半晌，“宗谅如何动辄抱怨皇上皇太后？你不要这条小命了吗？宗谅，你的愤激和忧虑，愚兄尚能理解，所谓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但是，我们毕竟是朝廷命官了，当今朝廷，对我们这些学子还是寄予了厚望的，单凭这科举取仕，不计贵贱尊卑，纳贤授能，到底有着值得肯定的地方。还有，愚兄此次紫宸殿接受差遣，一旁听见朝中大臣们为减少后宫嫔妃饷银的事，在皇上面前争得面红耳赤，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，可是，并不见龙颜大怒呀。相反，皇上还鼓励大伙尽管把要说的话，说个痛快淋漓！这就是广开言路呀。我倒觉得这是个好兆头，想必学弟对于大宋之前的历朝历代已经十分了解，大臣们能真正左右朝廷，参与政事的，恐怕绝无仅有……”

滕宗谅对这番话虽然稍有反感，但是不能不承认范仲淹的中肯稳重，还有自己的偏激，道：“希文的苦心宗谅领了，只是阿谀之辞，我总是无法出口，也不想学它了。比方这些年让我做这个小小推官，让我监管宋律的执行，所到之处，实在难尽如人意。大宋律条法度可谓多如牛毛，亦不能说不精，更不能说不细，但真正照章行事的，却百里难挑其一，稍作审察，贪赃枉法者比比皆是，有的明明证据确凿，恶行昭彰，然而到了县令案头，也就查如黄鹤，烟消云散了。至于地方团练，那就连差强人意这个词都用不上。好吧，听学兄忠告，不再信口开河。希文兄，宗谅之所以千里走单骑，并非找你讨教文章的做法，而是有一件要紧的事实在不能延误……”

范仲淹略作思索，道：“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希文已经知晓宗谅寻我的用意了。这次我已走遍了四个郡县，尤其是淮北、淮南两处盐场，已被海潮破坏得所剩无几，盐税锐减。更要紧的是，整个江淮一带农田大多被海潮积水冲毁，有些郡县基本上颗粒无收，饥民饿殍遍野，其状惨不忍睹。要说，兴化紧邻海岸，地势最低，属于灾区中的灾区。那个地段属于险要中的险要，海堤是断然要抢修了。宗谅可以说和我想到了一处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如实禀报朝廷，但也仅仅只能将奏疏投入匭匣（朝廷接受臣民投书的匣子，相当于当代意见箱、检举箱），就算能转到太后手中，准奏减税赈灾，也属杯水车薪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看来，我们必得去找一个人……”

“莫非是转运使副张纶？”

“极是！”范仲淹有点兴奋，他没想到自己的同年思考轨迹完全和自己不谋而合，“你我人微言轻，尚无资格直接向皇上进言。想来想去，我就想到张大人身上了。宗谅尚不清楚，张大人虽然身为转运使副，他还精通水利工程，热衷于为民谏言，敢于坚持主见，更具列朝面奏皇上的资格……”

滕子京
谪守巴陵郡

第一章
滕子京千里走单骑

范仲淹兴化遇知音

“那我们明早就去找他，恰好这一向他就在连州督察漕运政务，其情其景，早已耳濡目染。还听说他在替地方疏通河道、增强民船运力方面做了很多善事，深得百姓赞誉，朝廷赏识，倘若他肯出面奏请朝廷，这个工程皇上准奏，学兄又能亲自主持，宗谅愿意助一臂之力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……当然，还有一个难题，要说，这是泰州四县县令分内的活儿，尤其兴化的那个王钩第，拿了俸禄根本不管事，可他们又是货真价实的朝廷命官，学兄仅仅是一个九品盐监，越过他们直接去找张纶，恐怕又会引起众人非议吧？”

范仲淹虽然比滕宗谅稳重，遇事能够三思而后行，但二人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凡是自己看准了的事，他是很少顾及身家性命的。一听就知道滕宗谅在使用激将法，坦然道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比起苍生黎庶疾苦安危，区区九品盐监又值几何？宗谅，怎么，你能千里走单骑寻我，这下突然想起回洛阳经营你的锦绣文章啦？”

滕宗谅不由得哈哈大笑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功过后人评，该做的锦绣文章还得做，不但要做，还要做得像模像样。不过，我这里说的‘文章’，可不是指诗词歌赋呀。学兄，你就不怕恃才负气，将自己树为众矢之的了么？”

范仲淹笑道：“好一个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呀。推官大人，范希文真正服了你了。”

滕宗谅沉思片刻，道：“这几年，我虽然身在泰州，却也掌握了王钩第不少劣迹，州衙受理民间诉状甚多，几乎每份诉状都涉及到王钩第。我将诉状呈递知州大人，知州大人又将皮球踢了回来。我拖着不办吧，百姓缠着我难以脱身，连吃饭都无人跪在面前啼哭。百姓告状，大多证据确凿，好端端的一个兴化，给王钩第弄得民不聊生，千疮百孔了！我如何是好？”

范仲淹道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你可把状子转到汴京大理评事签书判官手上，自会严加勘鞫。王钩第是吕夷简的至亲，惟有大理评事签书判官有权惩处。”

滕宗谅道：“入仕之前，我已跪地当母亲起誓：‘恪守与人为善之道，不向他人发难；宁可他人负我，我不负人；上不谄媚权贵，下不欺凌百姓；尊师爱友，只认他人长处；不张朋比，日三省吾身。’我不会向大理评事签书判官呈递诉状。如遇机会，可找王钩第一席深谈。”

范仲淹道：“知道你是个孝子。这样也好。只要王钩第良知尚存，自会改恶从善。我有一言：以后不许言必称赵祯。皇上的名讳，想必你也知晓。尤其不可动辄‘十五黄毛小儿’！仁宗今年十五，还过十年，便是壮年。既是太祖赵匡胤之血脉，定有杯酒释兵权之威。言多必失，隔墙有耳。子京务必牢记！……至于王钩第，若张大人向皇上奏明一切，事情也许仍在意料之中。”

“希文言之在理。”滕宗谅道，“关键就在那个转运使副了。倘若他以不在治下为借口推脱，你这个‘盐贩子’这一遭就真得喝淡汤呢。”